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八十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六十八

外戚

賀訥 姚黄眉 杜超 賀迷

閭毗 馮熙 李惠 高肇

胡國珍從曾孫長粲 楊騰 乙弗繪

趙猛　胡長仁　隋文帝外家呂氏

夫左賢右戚尚德尊功有國者所以御天下也殷肇王基不藉莘氏為佐周成王業未聞姒姓為輔然歷觀累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而鮮能有克終之美必罹顛覆之患何哉皆由乎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徒用私寵要榮藺犢引大車升質任厚棟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所以殺身傾族相繼於西京也

夫誠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沖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況道不足以濟時仁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己以富貴驕人者乎魏道武初賀訥有部衆之業翼成皇祚其餘或以勞勤或緣恩澤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胡長仁以譖訴貽禍斛律光以地勢被戮俱非女謁盛衰之所致也婁昭自以佐命之功崇其名器且霸業權輿時方同德陵暴之釁因兹而起其靖德昭訓二門竝良家遺孽守死無暇固不足涉言又子非繼世權難妄假昭信

非惟素門履道訖構簽辱威望之地自致無由有周御歷后門初無與政既而末跡竊權竟移鼎璽斯乃西漢覆車之轍魏文所以深誡隋文潛躍之初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横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外内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熏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無有陷於不義市朝遷貿

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乗其非據旋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者也案外戚魏書有賀訥劉羅辰姚黄眉杜超賀迷閭毗馮熙李峻李惠高肇于勁胡國珍李延實齊書有趙猛婁叡介朱文暢鄭仲禮李祖昇元蠻胡長仁周書不立此篇隋書有獨孤羅蕭歸今以劉羅辰李峻于勁李延實婁叡介朱文暢鄭仲禮李祖昇元蠻獨孤羅蕭歸命附其家傳其餘竝入此篇又檢楊騰乙弗繪附之魏末以備

外戚傳

賀訥代人魏道武皇帝之舅獻明后之兄也其先世為君長祖紇尚平文女父野干尚昭成女遼西公主昭成崩諸部乖亂獻明后與道武及衛秦二王依訥會符堅使劉庫仁分攝國事道武還居獨孤訥總攝東部為大人遷居大寧行其恩信衆多歸之侔於庫仁符堅假訥鷹揚將軍後劉顯謀逆道武輕騎歸訥訥驚拜曰官家復國當念老臣帝笑答曰誠如舅言要不亡也訥中弟

染干麗暴忌帝常圖為逆每為皇姑遼西公主擁護故染干不得肆其禍心諸部大人請訥兄弟求舉道武為主染干不從遂與諸大人勸進道武登代王位于牛川及帝討吐突隣部訥兄弟遂懷異圖率諸部救之帝擊之大潰訥西遁衞辰遣子直力鞮征訥告急請降道武簡精騎二十萬救之遂徙訥部落及諸弟處之東界訥又通於慕容垂垂以訥為歸善王染干謀殺訥而代立訥遂與染干相攻垂遣子麟討之敗染干於牛都破訥

於赤城道武遣師救訥麟乃引退訥從道武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其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户訥以元舅甚見尊重然無統領以壽終於家訥弟盧亦從平中原以功賜爵遼西公帝遣盧會衛王儀伐鄴而盧自以帝之季舅不肯受儀節度帝遣使切責之盧遂怨恨與儀司馬丁建構成其嫌彌加猜忌會道武敕儀去鄴盧亦引歸道武以盧為廣川太守盧性雄豪恥居兾州刺史王輔下襲殺輔奔慕容德德

以為并州刺史廣寗王廣固敗盧亦沒訥從父弟悅初道武居賀蘭部下人情未甚附唯悅舉部隨從又密為帝祈禱天神請成大業出於誠至帝嘉之甚見寵待後平中原以功賜爵鉅鹿侯進爵北新卒子泥襲爵後降為肥如侯道武崩京師草草泥出舉烽於安陽城北賀蘭部人皆往赴之明元即位乃罷詔泥與元渾等八人拾遺左右與北新侯安同持節行并定二州劾奏并州刺史元六頭等皆伏罪州郡肅然後從太武征赫連昌

以功進爵為琅邪公軍國大議每參預焉又征蠕蠕為別道將坐逐賊不進詐增虜當斬贖為庶人久之拜光禄勲為外都大官復本爵卒官子醜建襲

姚黄眉姚興之子明元昭哀皇后之弟也姚泓滅黄眉間來歸魏明元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尚陽翟公主拜駙馬都尉隸户二百太武即位遷内都大官後拜太常卿卒贈雍州刺史隴西王謚曰獻陪葬金陵黄眉寛和温厚希言得失太武悼惜之故贈禮有加

杜超字祖仁魏郡鄴人密皇后之兄也少有節操太常中為相州别駕始光中太武思念舅氏以超為陽平公尚南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大鴻臚卿車駕幸其第賞賜巨萬神䴥三年以超行征南大将軍太宰進爵為王鎮鄴追加超父豹鎮東大将軍陽平景王母曰鉅鹿恵君真君五年超為帳下所害太武臨其喪哀慟者乆之謚曰威王長子道生賜爵城陽侯後為秦州刺史進爵河東公道生弟鳳凰襲爵加侍中特進太武追思超

不已欲以鳳凰為定州刺史鳳凰不願違離闕庭乃止鳳凰弟道儁賜爵發于侯鎮枋頭除兖州刺史超既薨復授超從弟遺侍中安南將軍開府相州刺史入為内都大官進爵廣平王遺性忠厚頻歷州郡所在著稱薨贈太傅謚曰宣王長子元寶位司空元寶弟肩寶司隷校尉元寶又進爵京兆王及歸而父遺喪明當入謝元寶欲以表聞文成未知遺薨怪其遲名之元寶將入時人止之曰宜以家憂自辭元寶欲見其寵不從遂冒哀

而入未幾以謀反伏誅親從皆斬唯元寶子世衡逃免時朝議欲追削趈爵位中書令高允上表理之後兖州故吏汲宗等以道儁遺恵在人前從坐爵受誅委骸土壤求得收葬書奏詔義而聽之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南康公謚曰昭世衡襲遺公爵

賀迷代人太武敬哀皇后之從父也皇后生景穆初后少孤父兄近親唯迷故蒙賜爵長鄉子卒贈光禄大夫五原公

閭毗代人蠕蠕主大檀之親屬太武時自其國來降毗即恭皇后之兄也后生文成文成太安二年以毗為平北將軍賜爵河東公弟紇為寧北將軍賜爵零陵公其年竝加侍中進爵為王毗征東將軍評尚書事紇征西將軍中都大官自餘子弟賜爵為王者二人公五人侯六人子三人同時受拜所以隆崇舅氏和平二年追謚后祖父延襄康公辰定襄懿王毗薨贈太尉追贈毗妻河東王妃子惠襲紇薨贈司空子豆後賜名莊太和中

初立三長以莊為定戶籍大使甚有時譽十六年例降
爵後為七兵尚書卒紇弟染位外都大官冀州刺史江
夏公卒先是文成以乳母常氏有保護功既即位尊為
保太后後尊為皇太后興安二年太后前兄英字世華
自肥如令超為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賜爵遼西公弟
喜鎮軍大將軍祠曹尚書帶方公三妹皆封縣君妹夫
王睹為平州刺史遼東公追贈英祖父符堅扶風太守
亥為鎮西將軍遼西蘭公勃海太守澄為侍中征東大

將軍太宰遼西獻王英母許氏博陵郡君遣兼太常盧度世持節改葬獻王於遼西樹碑立廟置守冢百家太安初英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進爵為王喜左光祿大夫改封燕郡從兄泰為安東將軍朝鮮侯訢子伯夫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次子員金部尚書喜子振太子庶子三年英領太師評尚書事内都大官伏寳泰等州刺史五年詔以太后母宋氏為遼西王太妃和平元年喜為洛州刺史初英事宋不能謹而睹奉宋甚至就食於

和龍無車牛宋疲不進賭負宋於笈至是宋於英等薄不如賭之篤謂太后曰何不王賭而黜英太后曰英為長兄門戸主也家内小小不順何足追計賭雖盡力故是他姓奈何在英上本州郡公亦足報耳天安中英為平州刺史訴為幽州刺史伯夫進爵范陽公英濁貨徙敦煌諸常自興公及至是皆以親疏受爵賜田宅時為隆盛後伯夫為洛州刺史以贓汙欺妄徵斬於京師承明元年徵英復官薨謚遼西平王始英之徵也夢日墜

其所居黄山下水中村人以車牛挽致不能出英獨抱載而歸聞者異之後員與伯夫子禽可共為飛書誣謗朝政事發有司執憲刑及五族孝文以明太后故罪止一門訢年老赦免歸家恕其孫一人扶養之給奴婢田宅其家僮入者百人金錦布帛數萬計賜尚書已下宿衛已上其女壻及親從在朝皆免官歸本鄉十一年孝文文明太后以文昭太后故悉出其家前後沒入婦女以喜子振試守正平郡卒

馮熙字晉國長樂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也祖弘北燕王太武平遼海熙父朗內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遼西郡公坐事誅文明太后臨朝追贈假黃鉞太宰燕宣王立廟長安熙生於長安為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戰入蠕蠕魏母攜熙逃避至氐羌中撫育年十二好弓馬有勇幹氐羌皆歸附之魏母惡其如此將還長安始就博士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事及長游華陰河東二郡間性汎愛不拘小節人無士庶

來則納之熙姑先入掖庭為太武左昭儀妹為文成帝后即文明太后也使人外訪知熙所在徵赴京師拜冠軍將軍賜爵肥如侯尚景穆女博陵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為定州刺史進爵昌黎王獻文即位為太傅累拜内都大官孝文即位文明太后臨朝帝乃承旨以熙為侍中太師中書監領祕書事熙以頻履師傅又中宮之寵為羣情所駭心不自安乞轉外任文明太后亦以為然除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師如故洛陽雖經破亂而

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為州廢毀分用大至頽落熙為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十六部一切經延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而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人唯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其北芒寺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詞孝文頻登北芒寺親讀碑文稱為佳作熙為州因取人子女為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為妾有子

女數十人號為貪縱後授内都大官太師如故熙事魏母孝謹如事所生魏母卒乃散髪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服熙表求依趙氏之孤帝以熙情難奪聽服齊衰期後以例降改封京兆郡公帝納其女為后曰白武通云王所不臣數有三馬妻之父母抑言其一此所謂供承宗廟不欲奪私心然吾季著於春秋無臣證於往牒既許通體之一用開至尊之敬比長秋配極陰政既敷未聞有司陳奏斯式可詔太師輟臣從禮又勒集

書造儀付外孝文前後納熙三女二爲后一爲左昭儀由是馮氏寵貴益隆賞賜累巨萬帝每詔熙上書不臣入朝不拜熙上書如舊熙於後遇疾綿寢四載詔遣監問道路相望車駕亦數幸焉將遷洛帝親與熙別見其困篤歔欷流涕密敕宕昌公主遇曰太師萬一即可監護喪事十九年薨於代車駕在淮南留臺表聞還至徐州乃舉哀爲制緦服詔有司預辦凶儀并開魏京之墓令公主之柩俱向伊洛凡所營送皆公家爲備又敕代

給絳帛前後六千匹以供凶用皇后詣代都赴哭太子恂亦赴代哭弔將葬贈假黄鉞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加黄屋左纛備九錫前後部羽葆鼓吹皆依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有司奏謚詔曰可以威彊恢遠曰武奉謚於公柩至七里澗帝服縗往迎叩靈悲慟而拜焉葬日送臨墓所親作誌銘主生二子誕脩誕字思正脩字寶業皆姿質妍麗年纔十餘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誡然不能習讀經史兄弟竝

無學術徒整飾容儀寛雅恭謹而已誕與孝文同歲幼侍書學仍蒙親侍尚帝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征西大將軍南平王脩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東平公又除誕儀曹尚書知殿中事及罷庶姓王誕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中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公誕拜官孝文立於庭遥受其拜既訖還室脩降為侯誕脩雖竝長宫禁而性趣乖别誕性淳篤脩乃浮競誕亦未能誨督其過然時言於太后孝文嚴責之至於楚捶由是

陰懐毒恨遂結左右有憾於誕者求欒欲因食害誕事覺帝自詰之具得情狀誕引過謝乞全脩命帝以誕父老又重其意不致於法撻之百餘黜為平城百姓脩妻司空穆亮女也求離婚請免官帝引管蔡事皆不許帝寵誕每與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坐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雖直禁中然親近不及十六年以誕為司徒帝既愛誕除官日親為制三讓表并啓將拜又為其章謝尋加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師十八年帝謂其無師傅奬

薨風誕深自悔責從駕南伐十九年至鍾離誕遇疾不能侍從帝日省問醫藥備加帝鋭意臨江乃命六軍發鍾離南轅與誕泣訣左右皆入無不掩涕時誕已惙然彊坐視帝悲而淚不能下言夢太后來呼臣帝嗚咽執手而出遂行是日去鍾離五十里許昏時告誕薨問帝哀不自勝時崔慧景裴叔業軍在中淮去所次不過百里帝乃輕駕西還從者數千人夜至誕薨所拊屍哀慟若喪至戚達旦聲淚不絶從者亦迭舉音帝以所服衣

帽充遂親自臨視徹樂去膳宣敕六軍止臨江之駕帝親北度慟哭極哀喪至洛陽車駕猶在鍾離詔留守賜賻物布帛五千匹穀五千斛以供葬事贈假黄鉞使持節大司馬領司徒侍中都督太師駙馬公如故加以殊禮備錫九命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有司奏謚詔曰案謚法主善行德曰元柔克有光曰懿昔貞惠兼美受三謚之榮忠武雙徽錫兩號之茂式準前訓宜契具瞻既自少綢繆知之惟朕案行定名謚曰元懿帝又親為

作碑文及挽歌詞皆窮美盡哀事過其厚車駕還京遂
親至誕墓停車而哭使彭城王勰詔羣官脫朱衣服單
衣介幘而哭司徒貴者示以朋友微者示如寮佐公主
貞厚有禮度産二男長子穆字孝和襲熙爵避皇子愉
封改封扶風郡公尚孝文女順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歴員外通直散騎常侍穆與叔輔興不和輔興亡贈相
州刺史祖載在庭而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命言宴滿
堂忻笑自若為御史中尉東平王匡所劾後位金紫光

祿大夫遇害河陰贈司空雍州刺史子冏字景昭襲爵昌黎王尋以庶姓罷王仍襲扶風郡公子峭字子漢齊受禪例降穆弟顥襲父誕長樂郡公脩弟聿字寶興廢后同產兄也位黃門郎信都伯後坐妹廢免為長樂百姓宣武時卒於河南尹聿同產弟風幼養於宮文明太后特加愛念數歲賜爵至北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闥寵侔二兄孝文親政後恩寵稍衰降爵為侯幽后立乃復敘用后死亦冗散卒贈青州刺史崔光之兼黃

門也與聿俱直光每謂之曰君家富貴大盛終必衰敗聿云我家何負四海乃咒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時熙為太保誕司徒太子太傅脩侍中尚書聿黃門廢后在位禮愛未弛是後歲餘脩以罪棄熙誕喪亡后廢聿退時人以為盛必衰也

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父蓋少知名歷位殿中都官二尚書左將軍南郡公初太武妹武威長公主故涼王沮渠牧犍之妻太武平涼州頗以公主通密計之助

故寵遇差隆詔蓋尚馮蓋妻與氏以是出後蓋加侍中駙馬都尉殿中都官尚書右僕射卒官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中山王謚曰莊惠弱冠襲父爵妻襄城王韓頹女生二女長即后也惠歷位散騎常侍侍中征西大將軍秦益二州刺史進爵為王轉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加長安鎮大將惠長於思察雍州聽事有鷰爭巢闘已累日惠令人掩護試命綱紀斷之竝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弾兩鷰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

計為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服其深察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出顧州綱紀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羣下咸無荅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令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而就罪凡所察究多如此類由是吏人莫敢欺犯後為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王如故歷政有美績惠素為文明太后所忌誣惠將南叛誅之惠二弟初樂與惠諸

子同戮後妻梁氏亦死青州盡沒其家財惠本無釁故天下冤惜焉惠從弟鳳為定州刺史安縣王長樂主簿後長樂以罪賜死時卜筮者河間邢瓚辭引鳳云長樂不軌鳳為謀主伏誅唯鳳弟道念與鳳子及兄弟之子皆逃免後遇赦乃出太和十二年孝文將爵舅氏詔訪存者而惠諸從以再離孥戮難於應命唯道念敢先詣闕乃申后妹及鳳兄弟子女之存者於是賜鳳子屯爵栢人侯安祖浮陽侯興祖安喜侯道念貞定侯從弟寄

生高邑子皆加將軍十五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見詔謂曰卿之先世内外有犯得罪於時然官必用才以親非興邦之選外氏之寵超於末葉從今已後自非奇才不得復外戚謬班抽舉既無殊能今且可還後例降爵安祖等改侯為伯竝去軍號帝奉馮氏過厚於李氏過薄舅家了無叙用朝野人士所以竊議太常高閭顯言于禁中及宣武寵隆外家竝居顯位乃惟孝文舅氏存已不霑恩澤景明末特詔興祖為中山太守正始

初詔追崇惠為使持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中山公太常考行上言案謚法武而不遂曰壯謚曰壯公興祖自中山遷燕州刺史卒以兄安祖子侃晞為後襲先封南郡王後以庶姓罷王改為博陵郡公晞侃為莊帝所親幸拜散騎常侍嘗食典御帝之圖介朱榮侃晞與曾安等持刀於禁內殺榮及莊帝蒙塵侃晞奔梁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渤海蓨人五

世祖顧晉永嘉中避亂入高麗父颺字法脩孝文初與弟乘信及其鄉人韓内兾富等入魏拜厲威將軍河間子乘信明威將軍俱待以客禮遂納颺女是為文昭皇后生宣武颺卒景明初宣武追思舅氏徵肇兄弟等録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颺宜贈左光禄大夫賜爵渤海公謚曰敬其妻蓋氏宜追封清河郡君詔可又詔颺嫡孫猛襲渤海公爵封肇平原郡公肇弟顯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始宣武未與舅氏相接將拜爵乃賜衣幘

引見肇顯于華林都亭皆甚惶懼舉動失儀數日之間富貴赫弈是年咸陽王禧誅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多入高氏未幾肇為尚書右僕射冀州大中正尚宣武姑高平公主遷尚書令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謂之為能宣武初六輔專政後以咸陽王禧無事構逆由是委肇肇既無親族頗結朋黨附之者旬月超昇背之者陷以大罪以北海王詳位居其上構殺之又說宣武防衛諸王殆同囚禁時順

皇后暴崩世議言肇為之皇子昌薨僉謂王顯失於醫療承肇意旨及京兆王愉出為冀州刺史畏肇恣擅遂至不軌肇又譖殺彭城王勰由是朝野側目咸畏惡之因此專權與奪任己又嘗與清河王懌於雲門外廡下忽忿諍大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和止之高后既立逾見寵信肇既當衡軸每事任己本無學識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制滅削封秩抑黜勲人由是怨聲盈路矣延昌初遷司徒雖貴登台鼎猶以去要怏怏衆咸嗤笑之

父兄封贈雖久竟不改瘞三年乃詔令還葬肇不自臨赴唯遣其兄子猛改服詣代遷葬於鄉時人以肇無識哂而不責也及大舉征蜀以肇為大將軍都督諸軍為之節度與都督甄琛等二十餘人俱面辭宣武於東堂親奉規略是日肇所乘駿馬停於神獸門外無故驚倒轉臥渠中鞍具瓦解衆咸怪異肇出惡焉四年宣武崩赦罷征軍明帝與肇及征南將軍元遥等書稱諱言以告凶問肇承變非唯仰慕亦憂身禍朝夕悲泣至于羸

悴将至宿瀍澗驛亭家人夜迎省之皆不相視直至闕下縗服號哭昇太極殿盡哀太尉高陽王先居西栢堂專決庶事與領軍于忠密欲除之潛備壯士直寢邢豹伊盆生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梓宫訖於百官前引入西廊清河王懌任城王澄及諸王等皆竊言目之肇入省壯士搤而拉殺之下詔暴其罪惡稱為自盡自餘親黨悉無追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逮昏乃於厠門出其尸歸家初肇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

為不獲吉還也靈太后臨朝令特贈營州刺史永熙二年孝武帝贈使持節侍中中外諸軍事太師大丞相太尉公録尚書事冀州刺史肇子植自中書侍郎為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為國致効是其常節何足以膺進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歷青相朔恒四州刺史卒植頻莅五州皆清能著稱當時號為良刺史贈安北將軍冀州刺史肇長兄琨早卒襲颺封渤海郡公贈都督五州諸軍事鎮東

大將軍兾州刺史諡其子猛嗣猛字豹兒尚長樂公主
即宣武同母妹也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令出為雍州
刺史有能名入為殿中尚書卒贈司空兾州刺史孝武
帝時復贈太師大丞相録尚書事公主無子猛先在外
有男不敢令主知臨終方言之年幾三十矣乃名為喪
主尋卒無後琨弟偃字仲游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贈安
東將軍都督青州刺史謚曰莊侯景明四年宣武納其
女為貴嬪及于順皇后崩永平元年立為皇后二年八

坐奏封后母王氏為武邑郡君偃弟壽早卒壽弟即肇也肇弟顯侍中高麗國大中正早卒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也祖略姚興渤海公姚逵平北府諮議參軍父深赫連屈丐給事黄門侍郎太武剋統萬深以降欵之功賜爵武始侯後拜河州刺史國珍少好學雅尚清儉太和十五年襲爵例降為伯女以選入掖庭生明帝即靈太后也孝明帝踐祚以國珍為光禄大夫靈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追崇國珍

妻皇甫氏為京兆郡君置守冢十户尚書令任城王澄
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屈公入決萬機尋
進位中書監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賜絹歲八百疋妻梁
四百疋男女姊妹各有差國珍與太師髙陽王雍太傅
清河王懌太保廣平王懷入居門下同釐庶政詔依漢
車千秋晉安平王故事給步挽一乗自掖門至于宣光
殿得以出入并備几杖後與侍中崔光俱授帝經侍直
禁中國珍上表陳刑政之宜詔皆施行延和初加國珍

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靈太后以國
珍年老不欲令其在外且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遷
司徒公侍中如故就宅拜之靈太后明帝率百寮幸其
第宴會極歡又追京兆郡君為秦太上君太上君景明
三年薨於洛陽於此十六年矣太后以太上君墳瘞卑
局更增廣為起塋域門闕碑表侍中崔光等奏按漢高
祖母始謚曰昭靈夫人後為昭靈后薄太后母曰靈文
夫人皆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

謚陵寢孤立即泰君名宜上終稱無設掃衞以慰情典請上尊謚曰孝穆權置園邑三十户立長丞奉守太后從之封國珍繼室梁氏為趙平郡君元乂妻拜為女侍中封新平郡君又從封馮翊君國珍子祥妻長安縣公主即清河王懌女也國珍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時事潔齋自禮拜至於出入侍從猶能跨馬據鞍神龜元年四月七日步從所建佛像發第至閶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像晚乃肯坐勞熱增甚因遂寢疾靈太后親侍

藥膳十二日薨年八十給東園温明祕器五時朝服各一具衣一襲贈布五千匹錢一百萬蠟千斤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太后還宫成服於九龍殿遂居九龍寢室明帝服小功服舉哀於太極東堂又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為設千僧齋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先是巫覡言將有凶勸令為厭勝法國珍拒而不從云吉凶有定分唯脩德以禳之臨死與太后訣云母子善臨天下殷勤至於再三又及其子祥云我唯有一

子死後勿如比來威抑之靈太后以其好戲時加威訓國珍故以為言始國珍欲就祖父西葬舊鄉後緣前世諸胡多在洛葬有終洛之心崔光嘗對太后前問國珍國公萬年後為在此安厝為歸長安國珍言當陪葬天子山陵及病危太后請以後事竟言還安定語遂惛忽太后問清河王懌與崔光等議去留懌等皆以病亂請從光言太后猶記崔光昔與國珍言遂營墓於洛陽太后雖外從衆議而深追臨終之語云我公之遠慕二親

亦吾之思父母也追崇假黄鉞使持節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太尉公司州牧號太上秦公加九錫葬以殊禮給九旒鑾輅武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謚曰文宣公賜物三千段粟一千五百石又詔贈國珍祖父父兄下逮從子皆有封職持節就安定監護喪事靈太后迎太上君神柩還第與國珍俱葬贈襚一與國珍同及國珍神主入廟詔太常權給以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初國珍無男養兄真子僧洗為後後

納趙平君生子祥字元吉襲封故事世襲例皆減邑唯祥獨得全封趙平君薨給東園祕器明帝服小功服舉哀於東堂靈太后服齊衰朞葬於太上君墓左不得祔合祥歷位殿中尚書中書監侍中改封平涼郡公薨贈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曰孝景僧洗字湛輝封爰德縣公位中書監侍中改封濮陽郡公僧洗自永安後廢棄不預朝政天平四年薨詔給東園祕器贈太師太尉公録尚書事雍州刺史謚曰孝真長子寧字惠歸襲

國珍先爵改為臨涇伯後進為公歷岐涇二府刺史卒
謚曰孝穆女為清河王亶妃生孝静皇帝武定初贈太
師太尉公録尚書事謚曰孝昭子𠮟字僧敬元乂之廢
靈太后𠮟時為千牛備身與備身張車渠等謀乂事發
乂殺車渠等𠮟坐遠徙靈太后反政徵為吏部郎中太
后好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𠮟常致諫由是後宴譃多
不預焉出為涇州刺史封安陽縣侯興和三年以帝元
舅超遷司空公薨贈太傅太尉公尚書僕射徐州刺史

諡曰宣葬日百官會葬乘輿送於郭外子長粲長粲仕齊累遷章武太守為政清静頗得人和除兼并省尚書左丞當官正色無所回避尚書左僕射趙彦深密勿樞要中書舍人裴澤便蕃左右以殿門受拜皆彈糾之彦深等頗有恨言長粲不以介意後主踐祚長粲被敕與黄門馮子琮出入禁中專典敷奏武成還鄴後主在晋陽長粲仍受委留後後主從武成還鄴仍敕在京省判度支尚書監議五禮武成崩與領軍婁定遠録尚書趙

彦深左僕射和士開高文遥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右僕射唐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為八貴於後定逺文遥竝出唐邕專典外兵綦連猛高阿那肱别總武任長粲常在左右兼宣詔令後幸晉陽後主既富於春秋庶事皆相歸委長粲盡心毗奉甚得名譽又正為侍中丁母憂給假馳驛奔喪尋有詔起復前任隴東王長仁心欲入處機要之地為執政不許長仁疑長粲通謀大以為恨言於太后發其陰私請出為州太后為言於後主不獲

已從馬除趙州刺史及辭眷戀流涕後主亦憫然慰勉之至州存心政事為人吏所懷因沐髮手不得舉失瘖卒於州後主聞而傷悼在朝文武嗟嘆咸惜之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文貞公長粲性温雅在官清潔但始居要密便為子叔泉取清河王崔德儉女為妻在晉陽處分用妻弟王逖與德儉對為司徒主簿時論以此譏之又性好内有一侍婢其妻王驕妬手刺殺之為此怨恨數年不相見親表為之語曰自我不見于

今三年後納妾李氏仍與王氏別宅亦無朝拜之禮嫠婦公孫氏也已殺三夫長粲不信彊取之令與李氏同住未朞而亡子仲操位陳留太守次叔泉通直散騎侍郎先是望氣者上言太白食昴法當大赦和士開奏聞詔降罪人以應之尚書左僕射徐之才諳練往事語士開曰天垂象見吉凶有成災者有不成災者案昴趙分或云趙地有災古者王侯各在封邑故分野有災當其君長今吾等虛名竟不之國刺史專令一境善惡所歸

比來多以刺史為驗未幾而長粲死焉寧弟盛字歸興位左衛將軍賜爵江陽男歷幽瀛二州刺史為政清靜人吏愛之轉兾州刺史卒贈司徒公録尚書事定州刺史追封陽平郡公謚曰懿穆明帝後納其女為皇太后舅皇甫集妻字元會一字文都安定朝那人封涇陽縣公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右衛大將軍贈侍中司空公謚曰静集弟度字文亮封安縣公累遷尚書左僕射領左衛將軍度頑敝每與人言自稱僕射時人方之毛嘉

正光初元乂出之為都督瀛州刺史度不願出頻表固辭乃除右光禄大夫孝昌元年為司空領軍將軍加侍中元乂之見出也恐朝夕誅滅度與妻陳氏多納其貨為之左右度無子養兄集子子熙為子子熙嫂趙郡太守裴他女他還京師度問他外何消息他曰行路所聞唯道明公多取元乂金帛遠近無不慨歎公宜戮此罪人以謝天下陳氏聞而惡之又攝吏部事遷司徒兼尚書令不拜尋轉太尉孜孜營利老而彌甚遷授之際皆

自請乞靈太后知其無用以舅氏難違之然所歷官最為貪蠹介朱榮入洛西奔兄子華州刺史邕尋與邕為人所殺

楊騰弘農人文帝之舅也父貴琅邪郡守封華陰男騰妹為京兆王愉妃故騰得處貴游景明初襲爵後為襄城太守甚有聲稱文帝即位位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河東薨贈司空雍州刺史謚曰貞襄子盛

乙弗繪河南洛陽人文帝皇后之兄也文帝即位位開

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魏昌縣公又為吏部尚書
趙猛太安狄那人也姊為齊文穆皇后繼室生趙郡公
琛猛性方直頗有器幹齊神武舉義以預義勲封信都
縣伯累遷南營州刺史卒贈司空公
胡長仁字孝隆安定臨涇人齊武成皇后長兄也父延
之魏中書令兖州刺史大寧中贈司空公長仁以内戚
歷位尚書左僕射尚書令及武成崩預參朝政封隴東
郡王右丞酈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長仁

每上省孝裕必方駕而來省務既繁簿案堆積令使欲諮都坐者日有百數孝裕屏人私話朝退亦相随仁惠元亮又伺閑而往停斷公事人號為三佞長仁私遊仄竊處處追尋孝裕勸其求進和士開深疾之於是奏除孝裕為章武郡守元亮為淮南郡守仁惠為幽州長史孝裕又說長仁曰王陽卧疾和士開必來因而殺之入見太后不過百日失官便代其處士開知其謀更徙孝裕為北營州建德郡守長仁每干執事求為領軍將相

文武以主上富於春秋母后家不可專政故抑而不許以本官攝選長仁性好威福意猶未盡先是尚書胡長粲奏事內省長仁疑粲間已苦請太后出之天統五年從駕自幷還鄴夜發滏口帝以夜漏尚早停於路傍長仁後來謂是從行諸貴遂遣門客程牙馳騎呼問帝遣中尚食陳德信問是何人牙不荅而走帝命左右追射之既而捉獲因令壯士撲之決馬鞭二百牙一宿便死士開因此遂令德信列長仁倚親驕豪無畏憚由是除

齊州刺史及辭於昭陽列仗引見長仁不敢發語唯泣涕橫流到任啓求暫歸所司不為奏怨憤謀令冀州人李指墻刺和士開其弟長咸告之士開密與祖孝徵議之孝徵引漢文帝殺薄昭為故事於是敕遣張固劉桃枝馳驛詣齊州責長仁謀害宰輔遂賜死先是太白食昴占者曰昴為趙分不利胡王長仁未幾死長仁性好歌舞飲酒至數斗不亂自至齊州每進酒後必長歎欷歔流涕不自勝左右莫不恠之尋而後主納長仁女為

后重加贈長仁子君壁襲爵隴東王君壁弟君璋及長仁弟長雍等前後七人竝賜爵合門貴盛后廢後稍稍黜退焉

隋文帝外家呂氏其族盖微平齊後求訪不知所在開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嫁為楊諱妻勘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為上柱國太尉八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封齊郡公謚曰敬外祖母姚氏為齊敬公夫人詔竝改葬於齊州立廟置守冢十

家以永吉襲爵留在京師及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性
識庸劣職務不理後去官不知所終從父道貴性尤頑
騃言詞鄙陋初自鄉里徵入長安上見之悲泣道貴略
無慼容但連呼帝名云種未定不可偸大似苦桃姊後
數犯忌諱動致違忤上甚恥之乃命高熲厚加供給不
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出為濟南太守令即之任
斷其入朝道貴還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稱皇
舅數將儀衞出入閭里從故人游宴庶僚咸苦之後郡

廢終於家子孫無聞焉

論曰三五哲王防深慮遠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漢晉顛覆繼軌皆由乎進不以禮故其覆亦速自魏至隋時移四代得失之迹斯文可睹茍不顧宗終致亡國周隋之際可為鑒焉若使開皇創業不取懲於己往獨孤權侔呂霍必敗於仁壽之前蕭氏勢均梁竇豈全於大業之後令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乎

北史卷八十

北史卷八十考證

閭毗傳以贓汙欺妄徵斬於京師○汙監本訛汗今改正

馮熙傳征西大將軍南平王○王監本訛土今改從魏書

李惠傳時卜筮者河間邢瓚辭引鳳○卜監本訛十今改正

史臣論得失之迹斯文可睹○睹監本訛睹今改正

北史卷八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卷八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李維翰

北史卷八十一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六十九

儒林上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恒　陳奇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族曾孫靈暉　馬子結

石曜　靈暉子萬壽

徐遵明　董徵　李業興子崇祖

李鉉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子元熙

張景仁　權會　張思伯　張彫武

郭遵

儒者其爲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開政化之本原鑿生靈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自永嘉之後宇内分崩禮樂

文章掃地將盡魏道武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臨之聖達經猷蓋為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先師明元時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術轉興獻文天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

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欽明稽古篤好墳籍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閑集詞翰莫不糜以好

爵動貽賞眷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横經著録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上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

內淸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齊神武生於邊朔長於戎馬杖義建旗掃淸區縣因魏氏喪亂屬尒朱殘酷文章咸盪禮樂同奔弦歌之音且絶俎豆之容將盡永熙中孝武復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廞講孝經黄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永熙西遷天平北徙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遽形心慮時初遷都於鄴國子置士三十六人至興和武定之間儒業復盛矣始天

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禮於本郡起逆齊神武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二賢並大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云亡復徵中山張彫武勃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遞爲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狠動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冰彫朽迄用無成蓋有由

焉夫帝王子孫習性驕逸況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内縱聲色之娛外多犬馬之好安能入則篤行出則友賢者也徒有師傅之資終無琢磨之實貴游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之括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齋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疑丞皆賞勲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冑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寛簡政綱疎闊

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横經受業之侶徧於鄉邑負笈
從宦之徒不遠千里入閭里之内乞食為資憩桑梓之
陰動逾十數燕趙之俗此衆尤甚馬齊制諸郡竝立學
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
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
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
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
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

亦蒙抽擢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於是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盧景宣學通羣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嚮風明皇纂歷敦尚學藝内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懐鈆重席解頤之士閒出於朝廷員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録於京邑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洎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太

保燕公為三老帝於是服衮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酳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輶軒而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通儒盛業不逮晉魏之臣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綸無所取正隋文

膺期纂歷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强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罄縣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儁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絶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精華稍竭不悦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

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閒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閒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所製諸經議疏搢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

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凡有經籍因此湮沒於煨燼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竊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殖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漢世鄭玄並為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人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朝竝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

習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玄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竝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

其詩禮春秋尤為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
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祖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吕
黄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
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
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
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
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
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

通春秋者竝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竝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静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鉉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也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

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竝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自魏梁越已下傳授講議者甚衆今各依時代而次以備儒林云爾

梁越字玄覽新興人也博通經傳性純和魏初為禮經博士道武以其謹厚遷上大夫令授諸皇子經書明元

初以師傅恩賜爵祝阿侯出為鴈門太守獲白雀以獻拜光禄大夫卒

盧醜昌黎徒何人也襄城王魯元之族也太武監國醜以博學入授經後以師傅舊恩賜爵濟陰公位尚書加散騎常侍卒於河内太守

張偉字仲業太原中都人也學通諸經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汎納雖有頑固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慍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

父性清雅非法不言太武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授中書博士累遷為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又使宋賜爵成臯子出為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并州刺史謚曰康

梁祚北地泥陽人也父郃皇始二年歸魏位濟陰太守至祚居趙郡祚篤志好學歷習經典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别駕平恒有舊恒時請與論經史辟祕書中散稍遷祕書令

為李訢所排擯退為中書博士後出為統萬鎮司馬徵
為散令撰并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又作代都賦頗行
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卒子元吉有父風
平恒字繼叔燕郡薊人也祖視父儒竝仕慕容為通宦
恒躭勤讀誦多通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
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
百餘篇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為中書博士久之
出為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産衣食常至不足妻

子不免饑寒後遷祕書丞時高允為監河間邢祐北平陽嘏河東裴宗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為著作郎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也恒三子竝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恒常忿其世衰植杖巡舍側崗而哭不為營事婚宦任意官娶曰此輩曾是衰頓何煩勞我故仕娉濁碎不得及其門流別構精廬并置經籍於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一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十年以恒為祕書

令而固請為郡未受而卒贈幽州刺史都昌侯謚曰康

陳奇字脩奇河北人也少孤貧而奉母至孝齠齓聰識有夙成之美愛玩經典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為搢紳所稱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時秘書省遊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秘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誥至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自葱嶺西豈東向望天哉雅性護短因以為嫌嘗衆辱奇或爾

汝之或指為小人奇曰公身為君子奇身且小人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釐雅質奇曰侯釐何官也奇曰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為皇魏東宮内侍長竟何職也先是敕以奇付雅令銓補祕書雅既惡之遂不復叙用焉奇冗散數年高允每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及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贍何為與野儒辯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

取奇注論語孝經燒於庭内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然奇論語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之失雅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諭前魏之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雅有屈焉有人為謗書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為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得寛宥獄成

竟致大戮遂及其家竒於易尤長在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擘破而歎曰吾不度來年冬季及竒受害如其所占竒初被召夜夢星墜壓脚明而告人曰星則如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脚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竒外生常矯之仕歴郡守竒所注論語矯之傳掌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玄往往與司徒崔浩同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渤海程玄後遂博覲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

使楊墨之流不為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曾謂其所親曰覩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孔子曰無可無不可實獲我心時人有從猷之學者猷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凖之四科要以德行為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户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不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臯魚之歎方乃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希造其門猷之善春秋毛詩

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講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逼舉孝廉至京稱疾而還孝文幸中山詔徵典内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本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四海皆稱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録數百而已皆通經之士於是有識者辯其優劣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内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之六藝之

文雖不悉注所標宗旨頗異舊義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注毛詩序義一卷行於世并立章句疏二卷注涅槃經未就而卒四子放古爰古參古修古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也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為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為開發而已吾貴覽讀一遍便即別構户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

之謂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説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詣劉蘭蘭遂為講傳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為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辯能飾非好為詭説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武邑人也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

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凡求講說其凡笈而聽之為立黌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聰辯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為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故為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南館植為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内稱焉又特為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

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

為國子助教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命引入葛巾單衣

入與蘭坐謂曰君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義長短

竟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

而出蘭少時患死

孫惠蔚武邑武遂人也年十五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

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

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

省時中書監高閭因相談薦俄為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閭被敕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集朝士於太樂共研是非祕書令李彪自以才辯立難於其前閭命惠蔚與彪抗論彪不能屈黃門侍郎張彝常與游處每表疏論事多參訪焉十七年孝文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太師馮熙薨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服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孝文曾從容言曰道固既登龍

門而孫蔚猶沉涓澮朕常以為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
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二十二年侍讀東宮
先是七廟以平文為太祖孝文議定祖宗以道武為太
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孝文崩將祔神主於廟侍
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既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
中尉黄門侍郎邢巒以為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乃
立彈草欲按奏光光謂惠蔚曰此乃禮也而執法欲見
彈劾思獲助於碩學惠蔚曰此深得禮變尋為書以與

光讚明其事光以惠蔚書呈宰輔乃召惠蔚與鑾庭議得失尚書令王肅又助鑾而鑾理終屈彈事遂寢宣武即位之後仍在左右敷訓經典自冗從僕射遷祕書丞武邑郡中正惠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及閲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袠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卷目雖多全定者少請依前丞盧昶所撰甲乙新録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為定本次第均寫永為

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第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詔許之後為黄門侍郎代崔光為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遷國子祭酒祕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三年追賞講定之勞封衆强縣男明帝初出為濟州刺史還京除光禄大夫魏初已來儒生寒官惠蔚最為顯達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内夜論佛經有愜帝

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卒于官贈瀛州刺史謚曰戴子伯禮襲封伯禮善隸書位國子博士惠蔚族曾孫靈暉

靈暉少明敏有器度得惠蔚手録章疏研精尋問更求師友三禮三傳皆通宗旨然始就鮑季詳熊安生質問疑滯其所發明熊鮑無以異也舉冀州秀才射策高第仕齊累至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綽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州刺史仍隨綽之鎮所為猖蹶靈暉唯默默憂綽不能

諫止綽表請靈暉為王師以管記馬子結為諮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奏啓不合後主於啓下手詔云但用之儒者甚以為榮綽除大將軍靈暉以王師領大將軍司馬綽誅停廢從綽死後每至七日至百日靈暉恒為綽請僧設齋行道齊亡卒馬子結者其先扶風人世仕涼土魏太和中入洛父祖俱清官子結及兄子廉子尚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兖子廉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贈詩陽總為一篇酬答詩云三馬皆白眉者也子結

為南陽王綽管記隨綽定州綽每出游獵必令子結走馬從禽子結既儒緩衣垂帽落或叫或啼令騎驅之非墜馬不止綽以為笑由是漸見親狎啓為諮議焉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善人亦以儒學進居官清儉武平中為黎陽郡守時丞相咸陽王世子斛律武都出為兖州刺史性貪暴先過衛縣令丞以下斂絹數千疋遺之至黎陽令左右諷動曜及縣官曜手持一絹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以外竝須出於吏人吏人之

物一毫不敢輒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曜著石子十卷言甚淺俗位終譙州刺史靈暉子萬壽字仙期一字遐年聰識機警博涉經史善屬文美談笑在齊仕為陽休之開府行參軍及隋文帝受禪滕穆王引為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自書生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贈京邑知友詩至京盛為當時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上而翫之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

初拜拜豫章王長史非其好也王轉封于齊即爲齊王
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由是彌不自安因謝病
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於官有集十卷行於世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
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
書禮記一年便辭聰游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
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友人曰張生名髙而義無檢
格凡所講説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

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正在如此乃詣平原唐遷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為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每臨講坐先持執疏然後敷講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

二十餘年海内莫不宗仰頗好聚歛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遵明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為之説其僻也皆如此獻之吾貴又甚焉遵明不好京輦以兖州有舊因徙屬焉元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夜至人間為亂兵所害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侍郎李業興表求加策命卒無贈謚

董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也身長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素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河内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數年之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為四門小學博士後宣武詔徵入旋華宮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詔徵教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四王後累遷安州刺史徵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因誡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

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入爲司農少卿光祿大夫後以老解職永熙二年卒孝武帝以徵昔授學業故優贈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諡曰文烈子仲曜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祖蚪父玄紀竝以儒學舉孝廉玄紀卒於金鄉令業興少耿介志學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閒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尚寡業興乃詣靈馥黌舍類受業者靈

馥乃謂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為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討練尤長算歷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為之屈後為王遵業門客舉孝廉為校書郎以世行趙匪歷節氣後辰下算延昌中業興乃為戊子元歷上之于時屯騎校尉張

洪盪寇將軍張龍詳等九家各獻新歷宣武詔令共為一歷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為主成戊子歷正光三年奏行之業興以殷歷甲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又脩之各為一卷傳於世建義初敕典儀注未幾除著作郎永安三年以前造歷之勲賜爵長子伯後以孝武帝登極之初預行禮事封屯留縣子除通直散騎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孝武帝釋奠業興與魏季景温子昇竇瑗為摘句後入為侍讀遷鄴之始起部郎中辛術奏今

皇居徙御百度剏始營構一興必宜中制李業興碩學通儒博聞多識萬門千戶所宜詢訪令求就之披圖案記考定是非參古雜令折中為制詔從之於時尚書右僕射營構大匠高隆之被詔繕修三署樂器衣服及百戲之屬乃奏請業興共事天平四年與兼散騎常侍李諧兼吏部郎盧元明使梁梁散騎常侍朱异問業興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圓丘邪業興曰委粟是圓丘非南郊异曰比聞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

業興曰然洛京郊丘之處用鄭解异曰若然女子逆降傍親亦從鄭以不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若卿此間用王義除禫應用二十五月何以王儉喪禮禫用二十七月也异遂不荅業興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所制明堂上圓下方裴唯除室耳今此上不圓何也异曰圓方俗說經典無文何怪於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處甚明卿自不見見卿録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卿言豈非自相矛楯异曰若然

圓方竟出何經業興曰出孝經援神契异曰緯候之書何可信也業興曰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不异不答梁武問業興詩周南王者之風繫之周公召南仁賢之風繫之召公何名為繫業興對曰鄭注儀禮云昔太王王季居于岐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酆文王為諸侯之地所化之國今既登九五之尊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分封二公名為繫梁武又問尚書正

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此夏正月梁武言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衡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前何月為正業興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興對曰雖三五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但所見不深無以辯析明

問梁武又曰禮原壤母死叩木而歌孔子聖人而與壤為友業興對曰孔即自解言親者不失其親故者不失其故又問壤何處人對曰注云原壤孔子幼之舊故是魯人又問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萬代業興對曰此是後人所錄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比禮記之中動有百數又問易有

太極極是有無業興對曰所傳太極是有還遷散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業興家世農夫雖學殖而舊音不改梁武問其宗門多少答曰薩四十家使還孫騰謂曰何意為吳兒所笑對曰業興猶被笑試遣公去當着被駡邢子才云爾婦疾癩或問實耶業興曰爾大癡但道此人疑者半信者半誰檢看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讀神武以業興明術數軍行常問焉業興曰某日某處勝謂所親曰彼若告勝自然賞吾彼若凶敗安能罪吾

芒山之役有風從西來入營業興曰小人風來當大勝神武曰若勝以爾為本州刺史既而以為太原太守五年齊文襄引為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止業興乃造九宫行碁歴以五百為章四千四十為蔀九百八十七為升分還以己未為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與今歴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分景度盈縮不異也文襄之征潁川業興曰往必尅尅後凶文襄既尅欲以業興當凶而殺之業興愛好墳籍鳩集不已手自補修躬加題帖

其家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深博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命歸之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悋有乖忤便即疵毁乃至聲色加以謗駡性又躁隘至於論難之際無儒者之風每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不顧後患時人以此惡之至於學術精微當時莫及業與二子崇祖傳父業

崇祖字子述文襄集朝士命盧景裕講易崇祖時年十

一論難往復景裕憚之業興助成其子至於忿鬩文襄色甚不平姚文安難服虔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曰駁妄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釋謬齊文宣營構三臺材瓦工程皆崇祖所算也封屯留縣侯遵祖齊天保初難宗景歷甚精崇祖為元子武卜葬地醉而告之曰改葬後當不異孝文武成或告之兄弟伏法

李鉉字寳鼎渤海南皮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家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

周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虯受周
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鉉以鄉里無可師
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友詣大儒徐遵
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第年二十三便自潛居
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
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秋冬不畜枕每
睡假寐而已年二十七歸養二親因教授鄉里生徒恒
數百人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以鄉里寡文籍來

游京師讀所未見書舉秀才除太學博士及李同軌卒齋神武令文襄在京妙簡碩學以教諸子文襄以鉉應旨徵詣晉陽時中山石曜北平陽絢北海王晞清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及工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於講授之暇遂覽說文倉雅刪正六藝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辯天保初詔鉉與殿中尚書邢邵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仍兼國子博士時詔北平太守宋景業西河太守綦毋懷文等草定新

歷錄尚書平原王高隆之令鉉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國子博士刁柔參考得失尋正國子博士廢帝之在東宮文宣詔鉉以經入授甚見優禮卒特贈廷尉少卿及還葬王人將送儒者榮之楊元懿宗惠振官俱至國子博士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也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少從李寶鼎學李重其聰敏恒别意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

産不交賔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齊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吏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為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賔館甚見禮重王將舉充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上知其不顧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人事郡守縣令每親至歲時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束修一毫不受蠶而衣耕而飯簞食

瓢飲不改其樂以壽終

張買奴平原人也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仕齊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卒

劉軌思渤海人也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程師則故其鄉曲多爲詩者軌思仕齊位國子博士

鮑季詳渤海人也甚明禮兼通左氏春秋少時恒為李寶鼎都講從亦自有徒衆諸儒稱之仕齊卒於太學博

士從弟長暄兼通禮傳為任城王湝丞相掾恒在都教授貴游子弟齊亡卒於家

邢峙字士峻河間鄚人也少學通三禮左氏春秋仕齊初為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有儒者風厨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縑纊拜國子博士皇建初除清河太守有惠政年老歸致卒于家

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也少孤貧愛學伏膺無倦常閉戶讀書暑月唯着犢鼻褌與儒者李寶鼎同鄉甚相親愛寶鼎授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墳籍便杖策入都知鄴令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乃求為其子博士恣意披覽晝夜不息還舉秀才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絶倫乃歎儒者勞而寡功曾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太愚

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甘於文晝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駞伏而無斌媚晝求秀才十年不得發憤撰高才不遇傳冀州刺史酈伯偉見之始舉晝時年四十八刺史隴西李璵亦嘗以晝應詔先告之晝曰公自為國舉才何勞語晝齊河南王孝瑜聞晝名每召見輒與促席對飲後遇有密親使且在齋坐晝須臾徑去追謝要之終不復屈孝昭即位好受直言晝聞之喜曰董仲舒公孫弘可以出矣乃步詣晉陽上

書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編録所上之書為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壁言蓋以指機政之不良晝夜常夢貴人若吏部尚書者補交州興俊令寤而密書記之卒後旬餘其家幼女鬼語聲似晝云我被用為興俊縣令得假暫來辭别云晝常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容止舒緩舉動不倫由是竟無仕卒於家

馬敬德河閒人也少好儒術負笈隨徐遵明學詩禮略

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於春秋左氏沈思研求晝夜不倦教授於燕趙間生徒隨之者甚衆乃詣州將求秀才將以其純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略五條皆有文理乃欣然舉送至都唯得中第請試經業問十條並通擢授國子助教再遷國子博士齊武成為後主擇師傅趙彦深進之入為侍講其妻夜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超蔟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曰吾當為大官超棘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後主既不好學敬德侍講甚

疎時時以春秋入授猶以師傅恩拜國子祭酒儀同三
司金紫光祿大夫瀛州大中正卒其徒曰馬生勝孔子
孔子不得儀同尋贈開府瀛州刺史其後侍書張景仁
封王趙彦深云何容侍書封王侍講翻無封爵亦追封
敬德廣漢郡王令子元熙襲
元熙字長明少傳父業兼長文藻以通直待詔文林館
武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帝曰馬元熙朕
師之子文學不惡於是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

世載性和厚在内甚得名譽隋開皇中卒於秦王文學
張景仁濟北人幼孤家貧以學書為業遂工草隸選補
内書生與魏郡姚元標潁川韓毅同郡袁買奴滎陽李
超等齊名文襄竝引為賓客天保八年敕教太原王紹
德書後王為東宫武成令侍書遂被引擢小心恭謹後
主愛之呼為博士登阼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在左右與
語猶稱博士胡人何洪珍有寵於後主欲得通婚朝士
以景仁在内官位稍高遂為其兄子取景仁第二息瑜

之女因以表裏相援恩遇日隆景仁多疾帝每遣徐之
範等療之給藥物珍羞中使問疾相望於道是後敕有
司恒就宅送御食車駕或有行幸在道宿處每送步障
為遮風寒進位儀同三司加開府侍書如故每旦須參
即在東宮停止及立文林館中人鄧長顒希旨奏令總
判館事除侍中封建安王洪珍死後長顒猶存舊欵更
相彌縫得無墜退遂除中書監卒贈侍中五州刺史司
空公景仁為兒童時在洛京曾詣國學摹石經許子華

遇之學中執景仁手曰張郎風骨必當通貴非但官爵遷達乃與天子同筆硯傳衣履子華卒二十餘年景仁位開府數賜衣冠筆硯如子華所言出自寒微本無識見一旦開府侍中封王其婦姓奇莫知氏族所出容制音辭事事庸俚既除王妃與諸公主郡君同在朝謁之列見者為其慙悚景仁性本卑謙及用胡人巷伯之勢坐致通顯志操頹改漸成驕傲良馬輕裘徒從擁冗高門廣宇當衢向術諸子不思其本自許貴遊自倉頡以

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

權會字正理河間鄚人也志尚沈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易始盡幽微詩書二禮文義該洽兼明風角妙識玄象仕齊初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為館客甚敬重焉命世子達拏盡師傅之禮暹欲薦會與馬敬德等為諸王師會性恬靜不慕榮勢恥於左官固辭暹識其意遂罷薦舉尋追修國史監知太史局事後遷國子博士會參掌雖繁教授不闕性甚儒愞似不能言及臨機荅難酬報

如響由是爲諸儒所推而貴游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隣家晝夜承間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雖明風角玄象至於私室都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唯有一子亦不授此術會曾遣家人遠行久而不反其行還將至乃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處學堂講說忽有旋風吹雪入戶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使追尋果如其語會每占筮大小必中但

用文辭彖象以辯吉凶易占之屬都不經口會本貧生無僮僕初任助教日恒乘驢其職事處多非晚不歸曾夜出城東門會獨乘一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迴動輕漂有異生人漸失路不由本道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第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處乃是郭外纔去家數里有一子字子襲聰敏精勤幼有成人之量先亡臨送者為其傷慟會惟一哭而罷時人尚其達

命武平末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暴亡
注易一部行於世會生平畏馬位望既至不得不乘果
以此終
張思伯河閒樂城人也善說左氏傳為馬敬德之次撰
刋例十卷行於時亦為毛詩章句以二經教授齊安王
廓位國子博士又有長樂張奉禮善三傳與思伯齊名
位國子助教
張彫武中山北平人也家世寒微其兄蘭武仕尚書令

史徵有資産故護軍長史王元則時為書生停其宅彫武少美貌為元則所愛悦故偏被教因好學精力絶人負卷從師不遠千里遍通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業者以百數諸儒服其强辯齊神武召入霸府令與諸子講説乾明初累遷平原太守坐贓賄失官武成即位以舊恩除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王儼求博士有司以彫武應選時號得人歷涇州刺史散騎常侍及帝侍講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為侍講與侍書張景

仁竝被尊禮同入華元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侍詔文林館以景仁宗室自託於其親何洪珍公私之事彫武常為其指南與張景仁號二張博士時穆提婆韓長鸞與洪珍同侍帷幄知彫武為洪珍謀主忌惡之洪珍又奏彫武監國史尋除侍中加儀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敇奏事不趨呼為博士彫武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勵精在公有匪躬之節議論無所迴避左右縱恣之徒必加禁約數譏切寵要獻

替帷扆帝亦深倚仗之方委以朝政彫武便以澂清為
已任意氣甚高甞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賢
家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彫武不如邕若
致主堯舜身居稷契則邕不如我長鸞等陰圖之及與
侍中崔季舒黄門侍郎郭遵諫幸晉陽為長鸞所譖誅
臨刑帝使段孝言詰之彫武曰臣起自諸生光寵隆洽
今者之諫臣實首謀意善功惡無所逃死願陛下珍愛
金玉開發神明數引賈誼之倫語其政道令聽覽之間

無所擁蔽則臣雖死猶生之年因歔欷流涕俯而就戮左右莫不怜而壯之子德沖等徙北邊南安王思好之反德沖及弟德揭俱免德沖聰敏好學以帝師之子早見旌擢位中書舍人其父之戮德沖竝在殿廷就執目見寃酷號哭殞絶於地久之乃蘇

郭遵者鉅鹿人也齊文宣為太原公時為國常侍帝家人有蓋豐洛者典知家務號曰蓋將遵因其處分曾抗拒為高德正所貴齊受禪由是擢為主書專令訪察中

書舍人朱謂為鉅鹿太守遵為弟子求官謂啓文宣鞭之二百付京畿久之除并省尚書都令史建州别駕會韓長鸞父永興為刺史因此遂相參附後擢為黄門侍郎被誅遵出自賤微易為盈滿宫門逢諸貴輙呼姓字語言布置極為輕率嘗於宫門牽韓長鸞辭曰王在得言主上縱放如此曾不規諫何名大臣長鸞嫌其率爾便掣手而去由是不加援故及於禍

北史卷八十一

北史卷八十一考證

儒林傳敘以充上選未及簡置○上監本訛生今改從南本

多講王輔嗣所注○王監本訛土又下文齊時儒士句士亦訛土今俱改正

平恒傳呼時老東安公一雍等○一魏書作刀

陳奇傳河北人也○北監本訛止今改從魏書

劉獻之傳雖復不立身之道有何益乎○立身之道上

考魏書竟脱去二十七字遂不成文

至京稱疾而還○稱疾二字監本缺今從魏書增入

五經大義雖有師説而海内諸生多有疑滯○而海内三字監本缺今從魏書增入

所標宗旨頗異舊義○標監本缺今從魏書增入

注毛詩序義一卷○注毛詩三字監本缺今從魏書增入

張吾貴傳曾在夏學○在監本缺今從魏書增入

學者以此益奇之○益監本訛之今改從魏書

孫惠蔚傳及閱舊典先無定目○目監本訛自今改從

魏書

徐遵明傳學徒至今浸以成俗○浸監本訛侵今改從

閣本

李鉉傳常山房蚪○蚪監本訛蚪今改從齊書

北史卷八十一考證